

05
隐形格子
只为少女书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Winter Warmth

冬 暖

海鸥飞飞

世界太大而我们太小
烦恼太多而温暖太少
斑驳无垠的时光里听不见来自明天的号角
冬天的寒冷在你的目光中灼热地燃烧
你给我的未来太美好
以致我流连着温暖逃不掉



冬暖

Winter Warmth

/海鸥飞飞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编辑 万卷出版公司

© 海鸥飞飞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冬暖/海鸥飞飞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1

ISBN 978-7-5470-0504-0

I. 冬…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1113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销商: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5.75

插 页: 2

出版时间: 2010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丹丹

特约编辑: 李婷

装帧设计: 佘笑乐

ISBN 978-7-5470-0504-0

定 价: 18.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左脚花开,右脚花落,青葱岁月,一起走过

——为《冬暖》代序

作者:独木舟

冥冥之中好像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很长时间了,终于等到飞飞跟我说,你愿不愿意为我的新书写序。

我像等待心爱的男生求婚那么激动地应承下来。

我是《冬暖》最早的读者之一，在它还没有成为散发着墨香的印刷本之前，在它还是以 WORD 文档存在的时候，我就已经成为了它的读者。

最开始阅读它的时候，我就喜欢程莫言这个小孩，喜欢她的脆弱，也喜欢她的坚韧，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质在她的身上得到了矛盾又奇妙的统一，我看着她一路成长，一路行走，承受那些伤害，依然保持着内心最纯粹的澄净。

我被她感动。

她平凡得就像你们身边每一个青春时期的女孩子，有血有肉，会哭会笑，会因为不被爱而悲伤，也会因为被爱而感动。

我一点也不诧异飞飞能把莫言这个小女孩写好，以我跟她的私交我明白，程莫言这个人物身上有飞飞内心的一些折射，我了解她那颗纤细敏感的心，在青葱岁月里，爱与被爱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年少的时候，我们都是不太懂得表达爱情的孩子，有时候明明不是恶意，却会亲手摧毁一段美好的感情，我们爱过的那个人，最后只是素白的青春上留下的淡淡的一笔印记。

她知道自己是在爱，可是，她不知道爱的表现方式有那么多种，可是年少的时候，不知道哪一种才是最好的。

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情，大概就是你爱的人，会用你所期许的方式来爱你。

因为太艰难，所以很罕见。

你是不是也曾经像她那样，以为从此之后你的感情残废掉了，你是不是也同样以为你从此不可能再爱上别人？

如果是这样，没有关系，我们一起陪她走一遍，你会发现，生命广阔无

垠，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生命不熄，爱情不止。相信美好，相信爱情，相信那些花好月圆的结局是存在的。

曾经我给某个杂志做兼职编辑的时候，飞飞是我的作者，我看过她很多短篇，这个89年的小女生虽然年轻，但对人生、爱情、背叛、憎恶的把握都十分成熟。

当然，文字精彩漂亮，充满青春的张力。

这次的《冬暖》依然没有让我失望，字里行间洋溢着素面朝天的明净、清爽，并且十分温暖。

故事并不荡气回肠，写成长中遭遇的打击和创伤，也写爱情给人带来的甜美，因这微笑的甜美而强壮起来的内心，以及对爱情和友情应有的担当。

人生总有一些坚持，值得我们为之奋不顾身。

《冬暖》的一开头，莫言就以一个灰色的形象出现，让人忍不住被其吸引，揣测，很快跟随文字沉入剧情。

看到莫言不会说话了，我会难受。

看到她在高中里认识了新朋友凉夏，那个调皮的女孩子，想到莫言从此不孤单，我又觉得很欣慰。

看到凉夏跟莫言单纯的友情，两个人共同努力经营和爱护一份情谊，这是多么值得尊重和欢喜的事情。

我看到她们这温情脉脉的友谊，总是不自觉的想到也许会有暗涌存在，果然，随着那个叫秦歌的男生的出现，我知道，暗涌来了。

这个看似柔软，温和，淡定地讲述出的感情却如此汹涌酷烈的故事，内里却有强劲的力量，直接清晰并且坚决。

既不是轰轰烈烈的大起大落，也不是尘嚣小爱的温温切切，而是描写了一种天真纯粹，真实得有些强悍的坚持。

程莫言，她必须活得一半天真，一半老辣，她既要向这个世界展示她柔软的心灵，又要随时做好准备抵挡伤害的逆袭。

命运这个东西，看着充满了变数，其实都是注定。

就像莫言爱秦歌，凉夏也爱秦歌。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滥情，看到一点感动的东西就要过激，看到两个少年两情相悦，悱恻缠绵，我就想落泪。

根本说不清楚原因，就是觉得美好啊。

所以看到他们简简单单地相爱，我就莫名地心痛。

因为，这么纯粹的时光，就要被一个称为命运的东西撕裂。

很多时候，我们都相信一点吧，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而我们不能明白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之下遇见的那个人，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事实上，或者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觅这个人，但很多人，这一生也许都没找到。

假如说人的一生只有一种爱具有主宰生命的力量，那么将这种力量给莫言的，到底是秦歌，还是韩放？

当韩放出现的时候，已经注定了会动摇这一段青春里对未来的坚信吧？

我想写写飞飞，你用充满真情的文字，将青葱青春里一曲骊歌带到我们的面前。

莫言站在青春的末梢，跟我们一样孤独一样温暖。

左脚花开,右脚花落,青葱岁月,一起走过 / 1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20

第三章 / 55

第四章 / 80

第五章 / 104

第六章 / 127

第七章 / 151

凉夏——时间忘了带我走 / 166

微微——谁和我一样,等不到她的谁 / 170

韩放——在我心底有一块尚未崩塌的地方 / 173

后记 / 177

第一章

「我只想这么睡下去，就永远不要再醒来。」

所有有价值的故事都是从 10 岁的冬天开始。

那年的冬天很冷，这座温暖的城市整整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雪。白茫茫的一片很漂亮，所有有关纯洁的记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我叫程莫言。非常非常非常地讨厌冬天。我用了三个“非常”足以强调我讨厌的程度了吧。我不知道我内心那些阴暗的源头是不是导致我松不开嘴，讲不出任何一句话的理由。总之，自那个冬天以后，我再也没有开口讲一句话。

对，没错，我是个有自闭症的孩子。但我觉得这没什么好丢人的。

——程莫言的时光留言版。

Part 1.

我曾经听见过一根油条对一个烧饼说,亲爱的,要忍耐,煎一煎,熬一熬,等我们老了,就好了。

没错,我是个相信童话的人。于是我的世界永远持续在这样一种臆想与繁芜中。

那一年我 10 岁。10 岁的我出生在一座名叫浅仓的南方城市。这里的天空永远是一片宝石似的蔚蓝,要多美好就有多美好。

10 岁之前的记忆非常模糊,也许我天生就是一个记性不好的小孩。只是依稀记得那时候的天很寂寞,云很孤单,我和我的小熊布娃娃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黑夜。当我长大了的时候,我试图通过那本厚厚的黑色日记去了解那段模糊又孤独的记忆。

不得不说小时候我的字写得真丑,也许是因为这样我才会老是被锁在家里。又或许不是,总之日记里的我很迷惑。我每天对着的是一本一本厚厚的字帖,我想我面对文字的恐惧和退缩应该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可是我爱画画。

这从那本黑色的日记里就可以知道,绿色的树、红色的花、蓝色的天、宁静的街道、可爱的晨练老人们。就算没有任何人肯定年少的我胡乱涂鸦的那些

画,我也不得不说,程莫言真是个天才。

我脖子上有一块儿玉,那是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去很远的山上找一个得道高僧给我求来的。说是辟邪驱恶,保我平安。它会提醒我,我也曾是一个被很多人期待着的小孩。

如果要介绍我的童年,那就得从我的家庭开始说起。我有个挺年轻漂亮的妈妈,她挺善良的,可有时候唠叨得让我受不了,对于我的失语,她愧疚了很多很多年,所以她尽力地在弥补着对我的亏欠,我觉得她把我当作一个基本自理能力都没有的幼儿园小朋友,所以在她对我表现超出一般的关爱的时候,我总是竭力在抗拒着,不由自主地抗拒着。

至于我的爸爸,原谅我的坏记性,我真的不太记得他的模样了,甚至是他的声音,他的味道都是那么模糊而遥远。对,没错,在我 10 岁以前,他就离开了我和我的妈妈,去过他的新生活去了。

所以,我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

可我说实话,我真的挺想他的,我妈从来不对我提他,而那本承载了我所有童年记忆的日记里对他的记载也少得可怜,所以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得找到他。这样想起来,人的确挺那个什么的,应该叫不知好歹吧,日夜守在自己身边的人,觉得她真烦。而那个不曾参与过自己成长的人,却让自己朝思暮想。

可是我就是这么厌烦着、不知好歹地生活着。

其实我经常在想,如果我能够知足一些,也许我会活得更快乐吧。

可是我总是那么不懂满足,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呢。

Part 2.

从初中跳到高中仿佛是一个瞬间的事情。没有任何悬念的,我的中考成

绩大大超出了那条其他学生争得头破血流的重点线。

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真的是很不公平的。就拿我的初中同桌来说吧，她是个挺可爱的女生。在其他人拿我当新世纪外星来客的时候，只有她很友善地对我露出微笑，这就让我觉得很感激了。可是尽管她再可爱，再友善，也弥补不了她真的真的是个很笨的女生，笨得让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所谓化学方程式，数学公式，现代文，古代文，文言文对她来说统统都是狗屁。哦，对不起，我这么说有些粗鲁，要是被她知道是肯定要敲我脑袋的。

总之她的存在仿佛就是用来证明人类最低智商的存在的。

她常会带一些她妈妈做的小糕点到学校来请我吃，只是为了借我那些详细而又整齐的课堂笔记。其实说实话我很乐意帮她，每次她对我露出那种可怜巴巴又万分期待的表情的時候，我就彻底完蛋了，双手把笔记本放在她手里了。

看吧，其实我心肠挺好的，对吧？

她是我记忆中唯一的好朋友，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总会有很多跟你亲密无间的人一转身便和别的人亲密无间起来了，这样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在我的世界里，只需要一个唯一，而她也得把我当作唯一。这么说起来估计很难理解，而且我在书上看到说这样的占有欲和依赖感其实是一种病态。

真的是一种病吗？难道真的不是应该一心一意的吗？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宁愿我永远地病下去。

可是她死了。

听起来很恐怖，对吗？我到现在也无法揣测这样温顺的一个女生是用怎样一种坚定到非死不可的决心从学校的顶楼跳了下来。听说血肉模糊，我没有去看，在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冲出教室的时候，我握着那张“中招考试成绩通知单”安静地坐在我的座位上。她好像还坐在我的旁边，用那么凄凉的眼神

看着我，她问我：“莫言，成绩真的那么重要吗？是不是真的所有的人都已经对我失望了，那么我选择离开可以吗？”

我去握她的手，却如捕风般抓了个空，她不见了，她死了，真的死了。

在我初中生活的最后一天，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朋友死了。除了一个“刘小梅”这样俗气而又普遍的名字以外，她没有在世界留下一丝痕迹。

生命真的很脆弱。这个道理在我 10 岁那年就已经懂了。

听说 10 岁的我聪明伶俐，每次写的作文都被老师拿来当范文讲读。我妈便逢人就说：“我们家是要出个小作家喽。”所以那时候我的理想是将来成为一个作家。

10 岁的作家大人那个周末一大清早起来去街口买烧饼、豆浆、油条，一个小小的不锈钢的锅，端得很稳，因为昨天作文刚被当范文，心情一直很好。

可是那么一堆食物，被堆在面前竟然看不清脚下路。一个跟头，白花花的豆浆都撒在了地上，然后是从塑料袋里跑出去的烧饼和油条。10 岁的作家大人不想起来，膝盖很疼，但是又哭不出来。

好像听见，摔在自己面前的那根油条对旁边的烧饼说，忍着吧，煎一煎，熬一熬，等我们老了就好了。

那是我第一次像是一个大人一般独自外出买东西，可是我把妈妈勉强的信任搞砸了。所以她在周末出门加班之前仍然从外面反锁了家门。她说：“莫言，在家好好练字，一会爸爸就回来了，给你买最喜欢吃的鸡腿。”

其实我想要的不是鸡腿，如果他们肯打开门让我出去玩一小下，我想一辈子不让我吃鸡腿我都是愿意的。

可是我愿意不愿意，永远都不是最重要的。

总而言之，那天我就这样如同往常一般被锁在家里，我把我的字帖摊开在

客厅的桌子上，却怎么都静不下心练字，那根油条始终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它说：“小莫言，你很孤单对吗？楼下有很多小朋友，你想跟他们一起玩对吗？”

我踢踏着我的毛绒拖鞋，爬上阳台的防护栏，油条说得没错，楼下真的有一些笑得很开心的小朋友。其中一个男生正好抬头，看见了像一只蜘蛛侠似的爬在防护栏上的我，咧开嘴角一脸灿烂地跟我打招呼：“程莫言，下来跟我们一起玩吧。”

我没理他，又爬了下去。我跟自己说，程莫言，你根本不需要小伙伴。

我继续写我的字帖，直到太阳快要下山了，爸爸还是没有回来，我觉得肚子很饿，翻了一下冰箱除了半个早上吃剩下的烧饼以外再无其他。

我拿出来，咬了一口，有些冷又有些硬。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突然想起平时妈妈热饭菜都是放进锅里的，于是把我锅接好水放在灶台上，打燃火又把那半个烧饼扔了进去，想着也许一会它就变得热腾腾的了。

这段空闲的时间，我想，干脆看会儿电视吧，所以我丢下锅里的烧饼把自己投进软绵绵的大沙发，这个时间正好儿童频道有动画可以看。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会那么困倦，平时最期待的动画也没能阻止我就这样睡了过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周围竟然烟雾弥漫，我剧烈地咳起来，那些烟争先恐后地拥挤进我急于呼吸的口鼻，那种恐惧不安的思绪第一次笼罩了我整颗心。我跳下沙发，四周已经被烟充斥得看不太清了，我勉强往门口挪着，终于摸到了门，拧却拧不开，才想起它被妈妈锁了起来。转身看到厨房的灶台上整个燃起来的锅，我终于大声地哭了起来，我想，我应该给妈妈打电话。

勉强摸到了电话，却一瞬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一串熟得不能再熟的数字，在真正危急的时候，人的智商是可以下降到负的。真让人绝望啊。

我没有任何办法地被困在了家里，也许没有人知道我在 10 岁的那个冬天

第一次体验到的无助和慌张。然后我看到那张突然出现在客厅窗外面的脸，那样焦急的神情，冲我喊着：“莫言，快过来……把窗户打开。”

我认出来攀在我家窗户外面的人是楼下的叔叔，双脚却丝毫不听我的使唤，动弹不得。他见我没有任何反应，便更加着急地把手从窗户下面的缝隙间伸进来，企图把锁打开。他一只手支撑着全身的重量，一个瞬间，他就从我的视线里跌落下去。在轰然响起的尖叫声中，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Part 3.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到我被气球簇拥着缓缓升到天空，轻飘飘地飞过了很多地方，那个装满五彩娃娃的精品屋，那些悬挂在充满欢声笑语的游乐场里的巨大秋千架……很安静，没有一丝喧哗的声音。

可那些承载着我的气球突然一个接一个地“啪啪”破裂了。我措手不及地从云端跌落下来，任凭我怎么呼喊尖叫，仍然像是置身在一个偌大的真空环境中，没有声音，没有呼吸，什么都抓不牢的感觉。

然后我就这么醒了过来，四周是晃眼的白色，好不容易睁开的眼睛在这样的刺激下更加酸痛起来，第一个看到的是妈妈焦急的眼神。见我醒过来了，她一下子把我揽进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我被勒得很痛，用力想要推开她，却发现自己的力量真的可以弱小到忽略不计的地步。我突然就觉得很绝望了，空气仿佛仍弥漫着浓烟，滚滚而来的热浪冲击着我身体，那么炙烈，那么令我窒息。

我不会说话了。

我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一旁的爸爸赶紧叫来医生检查，接着是一大堆的系统检查，那些冰凉的仪器在我脸上、身上来回着。然后我看到那个老得就像圣诞老人的白袍子医生对我爸妈摇头。

我就这么不能说话了。他们都说是心理上的障碍。任凭我妈妈怎么哭，心理医生怎么折腾，总而言之，在 10 岁的冬天，我变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了。

更苍白单薄少年时期这才真正的开始了。

Part 4.

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长得让我觉得仿佛过了好几个世纪，因为整天必须得面对着我妈，听着她夜以继日的叹息声，看着无聊透顶的泡沫肥皂剧，我倒真希望赶紧开学好了，只要能赶紧逃离她身边，我倒宁愿独自去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

有那么几天，新闻里不厌其烦地滚动播出着一个高二女生因为抑郁，竟然从十七楼跳下，当场死亡。不知道是否这个夏天流行着这种残酷的死法，她们为什么都要选择这种方法离开这个世界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偶然发现，在一切能够窥视我的空当里，总能捕捉到妈妈奇怪的思索的不安的眼神。她在怕什么呢？天晓得，医生只是说我自闭，并不是抑郁，我真的不是抑郁，真的不是。

我知道她害怕失去我，因为在她赶走爸爸之后，我便真正是她唯一的家人和依靠了。从那天开始，她更加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噢！我的上帝啊，我可以忍受去吃那些我最讨厌的胡萝卜，我可以忍受她拒绝我在我家里养一只小动物，我也可以忍受这个焦躁的暑假我必须呆在家里，可是我真的没办法忍受丝毫没有自由和空间可言的生活。

这样下去，也许我真的会抑郁也说不定呢。

我又开始做长长的梦，每天的凌晨从噩梦里惊醒过来，周围是黑漆漆的一片，又是那种什么都握不牢的感觉。那些真实却又模糊的面孔尖叫着簇拥在